

团年饭

魏咏柏

小小说

消防救援站地处南方一座小山城，这里的群众多为土家族。土家人吃团年饭是在过年这天的凌晨，讨越吃越亮的吉利。消防救援站入乡随俗，每年团年饭，就定在大年三十的清早。

明天就是春节了，吉祥的春联，已贴在单位大门两边；喜庆的小红灯笼，已挂满桂花枝头。节日的气氛充满了营区的每个角落。

指导员陈锋在庭院里巡视了一圈，觉得都妥当了才放下心来。今年留站过年的，除了他，还有十多个消防员。

以往的团年饭是食堂阿姨一手操办的，今年不同，陈锋只叫阿姨准备了几个火锅，就叫她回家过年去了。队员们不知道指导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夜无警，陈锋难得睡了个好觉。早上五点钟，他被手机闹钟叫醒，穿衣来到食堂，打开冰柜，里面全是各种菜肴。陈锋一件件取出来，撕去保鲜膜，放进蒸箱里开蒸。过了会儿，安排帮厨的几名队员陆续走进食堂，陈锋分了一下工，大家有说有笑地忙碌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的菜肴端上了桌，每个纸杯都倒上了饮料。放眼望去，满满两大桌热气腾腾，分外丰盛。

陈锋将团年时间定在6点36分，说是遵照土家人的风俗，寓意 六六大顺，平平安安。

6点半，值班班长将队伍带到食堂前，唱完饭前歌，大家排队走进食堂。陈锋叮嘱道： 座位上贴得有名字，大家按名字就坐。以前吃饭队员们都是分班坐的，今天怎么回事？尽管感到奇怪，大家还是找到各自的名字坐下来。

吉时一到，陈锋朝门外打个手势，一个队员立即点燃鞭炮。随着鞭炮声 噼啪响起，队员们的情绪被点燃了，你说我笑，轻松愉快。

陈锋站在桌前，依次打量着大家，最后将目光停留在一班长李建身上，叫声： 李建！ 到！ 李建起立答道。你几年没回家过年了？ 报告指导员，五年！ 陈锋示意他坐下，说： 你尝尝面前的菜。 李建来自湖北武昌，他面前是一道红烧武昌鱼。他拿起筷子，夹了点鱼肉送进嘴里细细咀嚼。 味道如何？ 陈锋微笑着问。李建望着陈锋，疑惑地问： 指导员，这菜怎么跟我妈做了一个样？

陈锋笑笑，没有回答，又点了一个队员： 魏浩！ 到！ 魏浩起立应答。你几年没回家过年了？ 报告指导员，五年！ 陈锋示意他坐下，说： 你尝尝面前的菜。 魏浩是贵州贵阳人，他面前是一道贵阳辣子鸡。他拿起筷子，夹了块鸡肉送进嘴里慢慢咀嚼。 怎么样味道？ 陈锋微笑着问。魏浩望着陈锋，不解地问： 指导员，这菜怎么像我爸做的？

陈锋笑笑，没有回答，继续点下一个队员的名字。全部点到后，陈锋才揭开了谜底： 同志们，刚才我叫大家品尝的菜，是出自你们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之手，这是你们最熟悉的味道，也是你们久违了的味道。 大家目瞪口呆地盯着陈锋。 我瞒着大家跟你们的家人联系，委托他们做一道你们最爱吃的家乡菜给我寄来。 一个队员小声嘀咕道： 难怪指导员最近天天收快递。 吃了这道菜，你们有没有觉得跟在家里过年一样？ 听到这里，队员们个个眼圈泛红，泪光闪闪。

陈锋鼻子也酸酸的，其实他也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三岁多的儿子至今不知道他爸长什么模样。陈锋整理了一下情绪说： 怎么了？ 今天过年呢！ 大家开心点。 队员们仍低着头，情绪不佳。陈锋抬高嗓门说： 同志们，今天我们舍弃自己的小团圆，换来人民群众的大团圆，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也是光荣的。来，大家举杯，干了！

队员们腾地一声站起来，响亮地答道： 干！

好了，大家坐下吃团年饭吧。

食堂里又热闹起来 来，尝尝我妈妈做的梅菜扣肉。 真好吃，你尝尝我爸爸做的醉鹅。 今年这个年过得有意思。

这顿团年饭，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大家吃得正尽兴，忽然警铃声大作，队员们条件反射般放下碗筷，冲出食堂，奔向车库。陈锋边跑边看手表，时针指向早上6点46分。

立春，一个小小的动词，以原子能的动量，轰开了冬天用寒冻冰霜封闭的大门，满世界流淌偷耳的音符和灵动的祥瑞。

天空不失时机地捧出了湛蓝湛蓝的宝镜。日月星辰、朦胧大地和一个复苏的民间对着宝镜争相梳妆打扮。一位推开花格窗最早迎接春天的女子，有了月亮一样的身段和湖泊一样明亮的眼睛。

鸟儿们从一段沉默的章节里孵化出纤巧的翅膀，用优雅的弧线和诗意的文字装点天空。天空盛不住激动的眼泪。一枚硕大的晶莹，滚出了天空的眼眶，落在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腊梅上。

阳光用金色的手指，拨动了埋藏在岁月深处的瑶琴，奏响了一曲唯美的春天乐章。我看我那古老而又年轻的村庄，我那披着五彩霓裳的春天新娘，我那炊烟般圣洁的母亲，站在一轮金色的音阶上翩翩起舞。

一枚跌落民间的阳光音符，打碎了河流 这把冬天封存的刀锋。有青瓷般碎裂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地。一条河流开始解冻另一条河流，一条河流领跑另一条河流。无数沿着堤岸奔走雀跃的人们，竞相把内心封冻的河流、梦想、脚步和赞美交付给一条条苏醒的河流，流淌至更加绚丽的远方。

一群嘎嘎叫的鸭子，逆流而上，这是从春天怦怦的心脏射出的问候箭簇，一下便命中了移步注视的我们心中的柔软。一江春水饱满的情愫流成心头上的幸福。

风摇身变为春天的信使，用祖母般暖暖的手掌，轻轻拎起一只只熟睡的耳朵，唤醒花朵，唤醒麦芒，唤醒梨铧，唤醒爱情，唤醒我珍藏在一首雪白的唐诗里的闪电和虫鸣。

一首首春天的民谣，在孩童们的舌尖上传唱，玫瑰一样的声音，把一条条村头小巷染绿。

我也要打开我的脚步，用最朴素、最清澈、最明亮的词，为我的春天抒情。

立春 (外一章)

吴晓波

诗章

漫天飞舞的雪花还在无垠的荒原上演绎煌煌大唐的盛世风情。春姑娘的脚步已经轻轻滑过冬天苍白的脸庞，踏着一缕轻盈的风，构思起一部春天的诗章。

大地深处响起青铜的声音。空气中开始涌动蝴蝶的翅膀、跃跃欲试的动词和美好诗歌的声音。

一座座湖泊睁开了明媚的诗眼，用最古老原始的摄像仪，扫描春天一帧帧变幻无穷的美景，水印成黑白相交的底片，珍藏在蓝宝石一样的心底。

一座座农舍小院推开红窗花的窗户，与一支支迎雪怒放的腊梅相映成诗，生动成春天最为抒情的部分。

百合一样的村姑娘肩挑竹篮在小径上欢快地行走，闪闪悠悠的腰肢抖动着春天最美的章节。

棒槌声激活了溪水萌动的爱情。一群群灵动的小鱼儿，是春天给溪水披上的出嫁新衣。一朵朵野花次第开放，这是春天最好的吹鼓手，鼓乐琴弦，长箫短笛，吹吹打打，目送溪水的远嫁。一只蓝色的翠鸟恋恋不舍，亲吻着溪水的面颊，凌空投下一串串蓝色的感叹号。

田野里，麦苗驾着古老的战车，从一场遥远的雪的风暴里回归，英姿飒爽，在春天的卷面用浓浓的楷书书写着蓬勃与奋进。

小草最为冰雪聪明，用尖尖嫩嫩的草字头，扛起春天的意象，纵横铺排，铺陈出错落有致的春的清清浅浅。

一只早归的燕子站在柳枝上思考，酝酿用铁一样的翅膀，裁出春天的唯美与古典。

牧童站在牛背上，一支牧笛，吹出了唐诗的风，宋词的韵。

我要打开我的诗稿，让天上的繁星长成我的眼睛，随时准备临摹下春天喷涌的诗情。

猫咪

廖天元

国作家辛西娅·赖伦特写的《猫的天堂》，不知道猫猫 通往天堂的路，长满香草。还有蟋蟀和蝴蝶，在草丛中嬉戏玩闹。 我的心里，填满了未知的忧伤。

少时为赋新词强说愁，有一只猫，倒是让成年的我特别感触。

那是在乡下工作的时候，有一天陪朋友探访，转过密林深处，一座老式的川北民居出现在我的眼前，意外还看见一个老人和他脚下的一只猫。那天，春寒料峭，幸有阳光。阳光从竹林的缝隙间倾斜过来，斑驳在老人的脸上。老人一动不动，花猫一动不动。时光停滞，停滞得毫无声响。我知道，他的儿女年后已经告别了他。这个老人以后的日子，只有这只猫，忠实相伴。

我的心不由得感伤起来。我害怕自己老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场景。

多年后，读到一首诗，想起那个画面，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睡在花阴下的猫，你的身体一半冷，一半热，终于伸了伸懒腰。光已从上面静悄悄移过去了。苍老的手总是喜欢抚摸着你的皮毛。

一只猫、苍老的手，多么孤独和寂寥。

诗人没说什么，又似乎讲述人间冷暖。

喵 小黑猫朝我叫了一声。我一愣，拿出手机，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我告诉自己，它不是被放逐的，它有一个粗心的主人，正在焦急地等待。

我去厨房，切了块肉放在纸板上。我呼唤它，它竟然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我给自己说，如果它接受我的善意，我一定把它留下。它嗅了嗅肉，突然，门铃响起，小猫一个转身，又躲在沙发底下。

一对年轻的夫妇敲响了我的门。他们说，小猫是他们的，谢谢我的收留和照顾。

我如释重负，却又怅然若失。小猫离开的时候，叫出声来，它回头望了我一眼。我的身体，紧了一下。

春之声 (组诗)

胡家胜

一起绽放幸福的笑脸。

风雨彩虹把手挽，
我们共同收获最美的遇见。

是那如歌的缠绵，
月光洒满爱的驿站。
我们听见你深情的呼唤，
一起守护珍贵的标签。

圆梦还要加油干，
我们共同弹起动人的心弦。

春天有约，爱的眷恋，
这是我们今生今世的情缘。
春天有约，心的奉献，
我们共同奋斗灿烂的明天。

大山里的歌声

布谷声声，
那是春天深情的问候。
布谷布谷，布谷声声，
那是春天最美的祝福。

布谷布谷布谷布谷，
好花开在好时光

樱花开满了山岗，
梨花围绕着村庄。
好花开在好时光，
春风送我十里香。

桃花映红了亮窗，
微笑写在了脸庞。
山乡里鲜花绽放，
春风送我十里香。

鲜花盛开的村庄，
山里人家如意吉祥。
春风送我十里香，
我们在春天里播种希望。

山乡好春光，
春风拂过澧水河

三月好春光，
遍地菜花黄。
轻风拂杨柳，
鲤鱼跃池塘。

燕子飞来飞去忙，
田野绿汪汪。

山花吐芬芳。
小鸟喳喳叫，
蜜蜂采花忙，
山乡一片好春光。

春风拂过澧水河，
桃花绽放春的诗行，
柳叶舒展春的向往，
春天里汗水尽情地挥洒，

秋天里收获生活的芳香。

春天有约，
是那花开的春天，
暖风吹拂心的港湾。

我们看见你青春的容颜，
春风拂过澧水河，
道路越走越宽阔。

啊，我的澧水河，
唱着一首前进的歌。

寻觅 李陶摄



门漏出一丝缝隙的时候，那只黑猫，哧溜一下，从我的脚边，窜进了屋里。

我一惊，差点把肩上的东西摔在地上。待我进屋，它已不见踪迹。不用说，这家伙躲了起来。

那只黑猫，我出门时见过，在1楼一个拐角处。很小，可能刚刚足月。叫声轻微、胆怯。它的身旁，还有一只花猫。从体型看，应该是一对母子。正月十五，热热闹闹的元宵，如此一个团圆喜庆时分，母子俩怎么走失在陌生的黑夜？

儿子跑出来，兴奋地用手机探寻小猫所在的位置。他拍了照给我看，黑色的背景中有两个亮点，那是小猫的眼睛。

那双眼睛，透着不安。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对陌生的父子，它无从知晓，等待它的是柔风细雨还是狂风暴雨？它怎么就进入我家呢，是误打误撞还是蓄意为之？是走投无路还是不管不顾？

是的，我为难了。我该怎么对待它？是留下还是赶走？如果赶走它，这么一个寒冷的夜晚，它能否抵御风霜的侵袭？如果留下，我该怎么给它爱的环境？又如何接纳它可能的莽撞和遭遇？我着实没有精力来应对这个弱小的生命。可能的最佳方案，还是选择 放手 至少这个阶段，我不能拥有。

我是很喜欢小猫和小狗的。在乡下老家，母亲不知曾养了多少只猫和狗狗。她的本心，是让猫守护家里的粮仓，防止耗子的猖獗。慢慢地，猫变成家中一员，成了我的重要玩伴。夜间睡觉的时候，那只大黄猫，喜欢趴在我的枕头，眯着眼，陪着我打鼾。

年幼的时候，因为不睡午觉，没少被父亲揍过。眼泪汪汪的我，委屈地跪在凳子上。家里的那只黄猫，慢悠悠走过来，它抬起前腿，突然挠我的脚板心，好多时候，我都忍不住破涕为笑。父亲在一旁也忍俊不禁，喊一声 滚下来，我便在猫的帮助下 侥幸逃脱。

家里很多猫，我不知道它们后来去了哪里。等又有一只小猫出现的时候，我知道，曾经陪着我的精灵，我是永远地失去了。那个时候，我没读过美

国作家辛西娅·赖伦特写的《猫的天堂》，不知道

猫猫 通往天堂的路，长满香草。还有蟋蟀和蝴蝶，在草丛中嬉戏玩闹。 我的心里，填满了未知的忧伤。

少时为赋新词强说愁，有一只猫，倒是让成年的我特别感触。

那是在乡下工作的时候，有一天陪朋友探访，转过密林深处，一座老式的川北民居出现在我的眼前，意外还看见一个老人和他脚下的一只猫。那天，春寒料峭，幸有阳光。阳光从竹林的缝隙间倾斜过来，斑驳在老人的脸上。老人一动不动，花猫一动不动。时光停滞，停滞得毫无声响。我知道，他的儿女年后已经告别了他。这个老人以后的日子，只有这只猫，忠实相伴。

我的心不由得感伤起来。我害怕自己老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场景。

多年后，读到一首诗，想起那个画面，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睡在花阴下的猫，你的身体一半冷，一半热，终于伸了伸懒腰。光已从上面静悄悄移过去了。苍老的手总是喜欢抚摸着你的皮毛。

一只猫、苍老的手，多么孤独和寂寥。

诗人没说什么，又似乎讲述人间冷暖。

喵 小黑猫朝我叫了一声。我一愣，拿出手机，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我告诉自己，它不是被放逐的，它有一个粗心的主人，正在焦急地等待。

我去厨房，切了块肉放在纸板上。我呼唤它，它竟然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我给自己说，如果它接受我的善意，我一定把它留下。它嗅了嗅肉，突然，门铃响起，小猫一个转身，又躲在沙发底下。

一对年轻的夫妇敲响了我的门。他们说，小猫是他们的，谢谢我的收留和照顾。

我如释重负，却又怅然若失。小猫离开的时候，叫出声来，它回头望了我一眼。我的身体，紧了一下。

澧水河边

清晨，我漫步澧水河边，
尽情欣赏水中湛蓝蓝天，
李祥声 白云朵朵，朝霞艳艳，
高楼下，灯塔、桥梁、峰峦
借着河面徐徐凉风，
瞬间触动，我柔情绵绵：
悠悠然，悠悠然，我被浸在水中，
怡怡，陶醉，痴迷
竟忘了，我是在水中还是堤岸？
轻风习习，芦苇丛里嘘嘘躁动，
水